

詩

毛

氏

傳

疏

詩毛氏傳疏卷二十六

長洲陳奐學

清廟之什詒訓傳弟二十六

毛詩周頌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疏頌者皆祭祀之詩作於成功之後而

其事或涉於成功之先其中有周公營雒邑所行祭祀之禮亦有在鎬京制作之禮故說有不同謂此也周大師譜詩入樂但謂之頌不繫周字後詩在魯魯有魯頌又有商頌遂加周以別之左傳吳札請觀周樂爲之歌頌吳札曰五聲和入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此歌頌者美文王武王成王盛德皆同歌周頌非并魯商而歌之也杜預謂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劉炫規之是矣

清廟一章八句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疏 雒邑今作洛非釋文作雒案此祀文王於清廟之樂

錡京見逸周書明堂篇此乃在雒邑東都畿內故箋以

成雒邑謂在居攝五年時其時周公祀文王於國之南

陽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作我將之詩

又祀文王於路寢大廟以行特祀之禮作清廟之詩書

大傳云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也故欲其清

也其歌之呼也曰於穆清廟於者歎之也穆者敬之也

清者欲其在位者徧聞之也故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

德澤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書傳與

詩序合漢人劉向王褒蔡邕高誘鄭玄皆謂清廟歌文

王不及武王無異說書雜詁篇子以桓鬯二卣曰明禋

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几郊祭稱

禋禋文武以文武合祭明堂也此祭法祖文王而宗武

咸假王入大室裸王肅注大室清廟中央之室此合祭

文武於大廟也書大傳云大廟之中續乎其猶模繡也

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還見文武之尸者千

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周

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倂然淵其志和其

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予乎此蓋吾先君
文武之風也夫及執俎抗鼎執刀執匕者負牆而歌憤
于其情發于中而樂節文故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
也孔子曰吾于雒誥也見周公之德蓋周公制作禮樂
祖有功而宗有德祖文宗武皆有配天之祭故於升歌
其歌清廟之詩唐人杜牧云周公居攝祀文武于清廟
作此歌文武之德是謂也文武可以合祭於明堂豈文
武不可以合祭於清廟乎然祭文武當在居攝七年之
末而祀文王歌清廟猶在前年矣逸周書作雒篇乃位
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孔晁注云大
廟后稷廟二宮祖考廟考廟也路寢王所居也明堂在
國南者也案此大廟卽昭穆之大廟與明堂月令左右
个之大廟不同故孔以爲后稷廟祖考廟文王廟也考
廟武王廟也周公成維邑時文王尚在祖考宮大平告
文王故特設奠於路寢大廟爲崇也若合會於后稷大
廟是褻也故知此詩爲專祀文王而作路寢大廟卽明
堂月令左右个中央之大廟大戴禮盛德篇或以爲明
堂者文王之廟通典引周禮孝經說鄭注樂記竝以文
王之廟爲明堂制者蓋本諸此也試更卽周人廟制而
詳言之禮緯稽命徵孝經緯鉤命決竝云唐虞五廟親

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般五廟至子孫六是
夏以前皆五廟般以契爲大祖而成湯爲受命王不毀
故六廟而呂覽論大篇引商書云五世之廟可以觀怪
不數成湯此五廟之制從古昭然莊三年公羊傳魯子
日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徐彥疏云紀爲附庸而得有
五廟者舊說云此諸侯之禮故也是諸侯雖附庸國亦
五廟矣五廟之說實本於五服之親故喪服小記王者
稀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鄭注云四廟
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蓋廟數同於喪服以一己而上
推之爲父祖曾高以己而下推之爲子孫曾玄所謂
親親也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也所謂五服之親也四廟
親廟也王者立四親廟猶一己而上推之爲父祖曾高
也四親廟而以一始祖不遷之廟統領之猶一己而下
推之則爲子孫曾玄也五廟義生於五服百王不改也
周制天子七廟見禮記王制曾子問禮器祭法等篇大
戴禮三本荀子禮論穀梁信十五午傳竝同祭法言七
廟有二祧諸侯無二祧止五廟王制三昭三穆中四親
廟爲二祧昭穆之說也盧子餘鄭康成禮記注皆以二
祧爲文王武王之祧孔疏引白虎通義周以後稷文武

特七廟何注成六年公羊傳禮天子諸侯立五廟受命
始封之君立一廟至于子孫過高祖不得復立廟周家
祖有功尊有德立后稷文武廟至於子孫自高祖已下
而七廟漢書韋玄成傳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
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此
爲盧鄭注所本然韋班何以文武爲受命不毀當在應
毀不毀之後而言不數二祧而亦未嘗以二祧爲文武
廟二祧雖一見於祭法當亦爲周公所定之制周禮小
宗伯辨廟祧之昭穆廟謂五廟祧謂二祧皆有昭穆是
周公時已有祧矣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
服藏焉若將祭事則各以其服授尸先王爲廟先公爲
祧王之服如尸之服故司服享先王袞冕享先公鷩冕
是祧與廟不同享也守祧又云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
祧則守祧黜聖之是祧與廟不同掌也隸僕掌五寢之
掃除糞灑之事五寢卽五廟七廟惟祧無寢是二祧與
五廟不同地也臨海金鵬天子四廟辨云周官爲周公
所作在成王時大王季文王武王爲四親廟諸蓋亞
圉爲二祧后稷爲周太祖推以配天雖不追王亦得稱
先王必不以先公稱之引周官守祧奄八人注天子七
廟三昭三穆賈疏通姜嫄爲八廟廟一人故八人以爲

在周公制禮之時已有七廟之明證成王之時文武在
四親廟中安得以爲二祧文武居二祧在穆王其王之
時文武爲世室又在懿王孝王之時與案誠齊說最有
根據后稷於周爲大祖不遷此廟而非祧也先儒或以
后稷爲先公之祧或以文武爲先王之祧則三祧而非
二祧既與祭法二祧在五廟外者不合或以文武爲二
祧而又合后稷三廟不毀又與祭法二祧爲壇墀者不
合皆誤以祧爲不遷不毀之義而不知祧亦遷毀者也
昭穆毀故四親廟及二祧皆毀二祧不與於五廟之數
七廟兼二祧言者此通祧稱廟崇大之辭也周公所制
禮也文武宗亦不與於五廟之數七廟兼文武言者此
始受命王不毀之義也然文武應毀不毀猶在制禮之
後而非周公時豫設也周公時文武尚居四親廟共王
已後當遷文武居二祧懿王已後當遷而不毀以文武
爲世室亦不與於五廟之數五廟在路寢之東二祧無
攷世室卽大室亦卽路寢之大廟大室先公之遷主藏
於大祖廟先王之遷主藏於大廟大室白虎通義所謂
主祧納之西壁是已文武爲始受命王常遷而不毀故
卽以大廟大室爲文武之主廟文武二王實合爲三代
三王之一前堂曰大廟爲文王廟中央曰大室爲武王

廟猶如魯以周公廟稱大廟魯公廟稱大室同在一處
魯頌所以有白牡駢剛合祭之文魯用王禮此其制也
文武廟不毀此卽韋玄成所謂文王武王受命而王不
毀之義文武親盡不更立廟此卽韋玄成所謂始受命
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之義事難行於周公
之後然必本湯爲受命而王不毀亦因殷而制禮且與
周公明堂清廟皆有合祭文武之禮蓋實有先行之者
矣天子吉禘在路寢明堂左傳云天子有事于文武惠
王嚳終之吉禘也路寢大廟爲文武廟明堂其南堂也
此亦周人中葉文武同廟之一證下土祖禘其廟共廟
則必合祭在禮下不嫌與上同也或謂曾子問廟有二
主孔子舉齊桓作僞主藏祖廟爲二主非禮是僞主與
廟主爲二主非一廟二主合祭也不得
援引以爲說廟制又互見魯頌商頌

於穆清廟傳於歎辭也穆美也肅雝顯相傳肅敬雝和

相助也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傳執文德之人也對越在

天駿奔走在廟傳駿長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傳顯

於天矣見承於人矣不見厭於人矣

於歎辭文王同

補也字呂覽至忠篇可謂穆行矣淮南子原道篇物穆

無窮高注竝云穆美也箋云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

之宮也漢書韋玄成傳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

靜頴子容春秋釋例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敘昭

穆謂之大廟蔡邕明堂月令論取其宗祀之貌則曰清

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大廟引左傳內部大鼎于大廟

下言清廟茅屋明堂位禘祀周公于大廟下言升歌清

廟以爲清廟卽大廟明堂位大廟天子明堂大廟卽明

堂亦曰大寢月令於東曰青陽大廟於南曰明堂大廟

於中央曰大廟大室於西曰總章大廟於北曰玄堂大

廟鄭注以大寢東堂大寢南堂大寢西堂大寢北堂釋

之此卽天子之路寢也路寢方三百步路亦大也凡大

祭祀行諸大寢故又謂之大廟在路門之內王宮之中

中央呂覽慎勢篇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

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是其謂矣○肅敬離和何

彼禮矣同相助生民雖同文王傳云濟濟多威儀也乘

操也把也乘訓執義相近也傳以文德爲助祭之上有

文德者昭三十二年左傳晉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

東都崇文德焉劉炫以爲崇文德之教義與傳同對越猶對揚對越在天與對揚王休同憲江漢傳云對遂也爾雅云越揚也在天言文王在上也駿長雨無正同長讀平聲○傳云顯於天矣見承於人矣則以不爲發聲不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釋詞云顯哉承哉贊美之詞不發聲是也無射於人斯於當作于凡詩用字之例經作于不作於作無不作母作維不作唯唯無母于於偶爾閒出或相傳古本字不畫一抑轉寫錯誤不能凡定也傳以不厭釋無射無與不同義也大雅序云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修德莫若文王所謂顯於天也序云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兩繼字卽此詩承字權輿傳承繼也所謂見承於人也序云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所謂不見厭於人也皆是頌文王之詞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大平告文王也

疏

書雜誥篇大傳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

政維天之命制禮也維清作樂也烈文致政也三詩類列正與大傳節次合然則維天之命當作於六年之末矣雜誥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鄭注云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即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職然後班行周禮班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鄭謂周禮行於七年致政之後是也箋以告大平爲禮未成時在居攝五年之末未是詩云我其收之又云曾孫篤之自在制禮後語矣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傳**孟仲

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純大也假以溢

我我其收之**傳**假嘉溢慎收聚也駿惠我文王曾孫篤

之**傳**成王能厚行之也

疏

釋文引韓詩云維念也文選歐陽建臨終詩注引薛君章

句云惟念也惟與維通詩譜載孟仲子作於穆不似似與已通大哉二句傳引孟仲子語以總釋經義云天命

之無極釋天之命不已云美周之禮釋文王之德大者
即純字之義美者即穆字之義於天命言大於周禮言
美皆互詞也言文王有光顯之德崇效乎天其所行周
禮亦如天命之運行不已文王之德大一如天之所以爲
記中庸篇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文王之所以爲
天也於平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
也純亦不已箋云命猶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
止行而不已純亦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
教之無倦已美其與天同功也案鄭意本中庸以申明
傳義純大下也字今補純大爾雅釋詁文說文奄大也
純與奄同經言德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
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
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杜注云易象春秋文王周
公之制是德即禮也左傳易象春秋爲周禮鄭箋六官
之職爲周禮其義也正義引趙注孟子云孟仲子孟子
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又引鄭詩譜云孟仲子者子
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釋文云一云
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後學於孟軻釋文云一云
傳根牟子根牟子傳魏人李克後學於孟軻釋文云一云
公然則孟仲子亦學於詩者也故此及陶宮傳兩引其

說○傳訓假為嘉與假樂雖同溢慎釋詰文舍人注云

溢行之慎也假以溢我言以嘉美之道戒慎於我也讓

二十六年左傳作何以恤我說文及廣韻作諛以諛我

誠與嘉聲通誠者本字假何皆同聲假借字諛者本字

溢與皆同聲假借字收聚釋詰文箋云溢盈溢之言也

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以大順

我文王之意謂為周禮六官之職也書曰考朕昭子刑

乃單文祖德正義引鄭注雜詁云成我所用明子之法

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大皞之屬為用其

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又引維

詰承係乃文祖受命民鄭注云文祖者周曰明堂大戴

禮盛德篇云明堂天法也禮度德法也又云德法者御

民之本也豕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

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

官以成禮此以六官六政為明堂大法鄭說所本也鄭

箋詩溢為盈溢饒衍與傳義異其言聚斂制度正足以

發明傳義周語晉隨武子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修執

秩以為晉法講聚左傳作講求汪遠孫云求者迷之假

俗說文述斂聚也案收述聲本相近講聚收聚義正相

同箋釋駭惠為大順傳義亦當然也○序云大平告文

王冕序稱大平之君子卽指成王故傳以曾孫爲成
王也成王雖是文王之孫告文王所以告先王故不妨
通稱曾孫也云成王之能厚行之也者釋文本無行字厚
猶惇也謂惇用文王之典禮篤訓厚椒豨大明公劉傳
皆云篤厚也楚辭天問帝何竺之篤與竺通箋云曾猶
重也自孫之子而卜事先祖皆稱曾孫是言曾孫欲使
後王皆厚行之非維今也鄭意亦以曾孫
爲成王兼指後王說乃申傳義而推廣之

維清一章五句

維清奏象舞也

疏

象文王樂象文王之武功曰武象有舞故云象舞武

云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胡承珙後箋云
鄭謂武王所制者武王之作象舞其時似但有舞耳考
古人制樂聲容固宏兼備然亦有徒歌徒舞者三百篇
皆可歌不必皆有舞則武王制象舞時始未必有詩成
王周公乃作維清以爲象舞之節歌以奏之案胡說詩
周公作是矣襄二十九左傳吳公子札觀周樂見舞
象箭南籥者賈服杜注竝以象爲文王之樂此象謂舞
不謂詩也禮記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仲尼燕居皆言

下管象猶之下管新宮耳此象謂詩不謂舞也制象舞
在武王時周公乃作維清以節下管之樂故維清亦名
象周頌首三篇清廟維天之命維清皆文王詩如周南
之關雎葛覃卷耳召南之鵲巢采芣采蘋小雅之鹿鳴
四牡皇皇者華大雅之文王大明縣亦皆文王詩周公
用之宗廟朝廷燕飲盟會四牡傳云周公作樂以歌文
王之詩爲後世法是其義也清廟爲升歌之樂章維清
爲下管之樂章唯周頌之不用維天之命猶召南之不
用草蟲耳論詩編樂自有制度則知維清卽象象爲文
王樂維清爲文王詩昭然不疑矣後箋云鄭注禮記概
以象爲周頌之武然記文管象之下又別云舞大武舞
大夏則所謂下管象者非大武之詩當卽此文王之象
若仲尼燕居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亦當以象爲文王
之樂與上升堂歌清廟對曰武曰夏卽所謂朱干玉戚
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者
鄭注亦以象爲大武非是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傳典法也肇禋傳肇始禋祀也迄
用有成維周之禎傳迄至禎祥也疏清清靜也文王篇
穆穆文王於緝熙

敬止傳云緝熙光明也清靜光明是謂文王之德也爾
雅典經也說文典五帝之書也從冊在丁上尊閣之也
莊都說典大冊也其引申之義書可爲法故典謂之法
法必有常故我將傳典又謂之常箋云文王有征伐之法
法受命七年五伐也此鄭用書大傳之文以申明禮法
字之訓也○箋云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也周禮以
禋祀祀昊天上帝正義引中候我應枝伐弱勢鄭注云
先伐紂之枝黨以弼其勢若崇侯之屬是孔申明鄭說
枝伐卽指伐崇案文王伐崇在受命六年七年而崩紂
露四祭篇文王受命則郊崇乃伐崇又郊祀篇文王受
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兩引榘
之詩此是三家詩義然無據肇訓始生民以歸肇祀傳
皇矣篇三家詩說未爲無據肇訓始生民以歸肇祀傳
亦云肇始也始歸郊祀也彼篇但以祀故傳云郊祀之爲
篇經言禋禮者祭天之名故傳以祀話禮則禋祀之爲
郊祀無庸著矣后稷爲堯之上公得始行郊祀文王之
紂之上公亦得始行郊祀兩者事相同此篇象文王之
武功是以鄭本三家詩郊伐之說以補明義耳毛意
亦然也○迄至生民同肇始造至文義相對言王始
行禋祀至武王伐紂用能有此成功也釋文禋作禋徐

邈云本又作禎與崔本同正義云定本集注禎字作禎則正義亦作禎矣正義引某氏詩作維周之禎後箋云考爾雅某氏注引詩天立厥妃俾爾直厚民之攸啣之類皆與毛異字蓋多出於三家此詩亦或三家作禎毛詩自作禎耳案說文禎祥也正用毛訓杜牧上周公書云象者象武王伐紂刺伐之法此乃文王受命七年五伐雷戰陳刺伐之法遺之武王武王用此法紂而有天下致之清平爲周家之禎祥引詩作禎此唐人象爲武墨子三辨繁露質文白虎通義禮樂等篇皆有此說而其引詩作禎蓋用毛義也箋征伐之法乃周家得天下之吉祥鄭以乃字代維字義見文王傳

烈文一章十三句

烈文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

此成王卽政諸侯助祭文武之樂歌也周公攝

政七年致政成王七年者成王在位之七年周公致政成王卽政矣雜誥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鄭注云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以朝享之後用二特牛禘祭文王武王於文王廟案改元雖非而京

舊說而用二特牛祭文武與詩義正合文王廟卽清廟
合祭文武亦歌清廟之詩成王初卽政與諸侯共享大
平於其來助祭也以申敕之令無忘文武之德又歌烈
文之詩事非兩時而義各有當此詩乃專謂諸侯助祭
而作耳故詩譜正義引服虔注左傳云烈文
成王初卽維邑諸侯助祭之樂歌是其義矣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

傳

烈光也文王錫之惠我無疆子

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傳封大也靡累也

崇立也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傳戎大皇美也無競維

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荆之於乎前王不忘

傳競疆也訓道也前王武王也

疏

烈光爾雅釋詁文辟公席諸侯也錫讀陳

錫哉周之錫文王造周故傳云文王錫之也御覽禮儀
部三引傳有也字今奪白虎通義瑞費篇云烈文辟公
錫茲祉福言武王伐紂定天下諸侯來會聚於京師受
法度也三家詩謂頌美武王義異而以辟公爲諸侯則

意同也。襄二十一年左傳：祁奚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勗勗，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釋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此引詩以惠訓釋惠，不倦釋無疆。社稷之固，釋子孫保之。蓋言諸侯皆能訓順，我周故長保其子孫。世世獲福也。封與豐聲同。故傳訓大殷武，同云靡累者，累當作累。靡為羈靡之靡。累為繫洩之累。故胥靡為罪人也。白虎通：義誅伐篇，詩云：「毋封靡于爾邦，惟王其崇之。」此言追誅大罪也。或盜天子土地，自立為諸侯，絕之而已。案三家詩以封靡為大罪，與毛訓同。維猶乃也。王謂文王也。崇訓立，謂更立之。以繼世也。承上文錫茲祉福而言。無以有罪之故，乃亦為之。建立邦國，此舉文王錫福之尤著者。而特揭之也。文王時，諸侯有大罪者，莫如崇侯虎。皇矣云：「是致是祗，是絕是忽，絕忽罪施於崇侯虎，致祗德及其先世，即其事也。」戎訓大功與公同。故詁訓功公皆為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也。閔予小子，傳云：「序緒也。」繼緒言武王繼文王之崇之緒也。皇美釋詁：文執競同。案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二句，上承文王下起武王作轉戾之詞。清廟維天之命，維清三詩篇中皆專頌文王之此詩篇中則兼美武王是周公歸政之後，合祭文武之事。繼序與末句不念文。

意相應與閔子小子繼序不忘連文同辭武云嗣武受
之勝般遇劉者定爾功賚云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
維求定皆武王繼文王之緒文義相同正義依王肅以
王爲武王不得以繼序指諸侯大建經傳之旨矣傳
云觀疆無發聲人謂賢人也論語左傳竝云武王有亂
十人訓道烝民同抑傳訓爲教者各隨文釋也不顯顯
也刑法也禮記中庸篇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勤不怒而
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此引詩謂武
王戢干戈囊弓矢矣鄭注以爲諸侯法文王之德非毛
詩義也於乎大學引詩作於戲不忘謂沒世不忘也正
義云成王之前唯武王耳故知前王武王

天作一章七句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疏

此時享廟祀之樂歌也周禮守

爲廟先公爲祀其在成王時后稷爲大祖廟最尊大王
文王爲二昭王季武王爲二穆最親此五廟皆先王廟
也諸蓋卽祖緝爲一昭亞圍爲一穆此二祀爲先公廟
也中庸云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

以天子之禮祀先公而別立二祧不與於五廟數中故
 禮記卷服小記及周禮隸僕但言四廟五寢而王制祭
 法等篇所云七廟實兼二祧此周公時七廟之說也國
 語祭公謀父諫穆王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
 之訓也五經異義古春秋左氏說云時享為二祧漢書
 韋玄成傳劉歆釋國語亦云二祧則時享是時享有先
 矣公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傳作生荒大也天生萬物於高山

大王行道能大天之所作也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

岐有夷之行傳夷易也子孫保之疏作生采薇同荒大

天生萬物於高山者以釋天作高山句高山生萬物是

即天之所作也云大王行道能大天之所作也者以釋

大王荒之句大作安字之課箋云能尊大之正義云長

大此天所生箋疏不誤今據以訂正晉語叔詹曰天作
 高山大王荒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此
 毛傳所據之本箋云高山謂岐山也作與上作字同義

廉安也彼作矣荀子王制篇天之所養生之萬物而文王又
能美致其用上以飾賢夏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夫是
之謂大神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廉之
此之謂也此引詩康訓安樂言安樂覆載之萬物與國
語釋詩同毛多用荀說意當然也○徂往也言民所歸
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眾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
理矣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韓詩外傳云傳
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又曰忠易爲禮誠易爲辭賢
人易爲民工巧易爲材亦引此詩後漢書而南夷傳朱
輔疏引詩傳曰岐道雖僻而人此詩後漢書而南夷傳朱
君章句云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
曰岐有易道可歸往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者皆
道阻險而人難案朱輔引詩彼徂矣作彼徂者矣者
通用無關經義唯毛傳最略得此數說可以發明夷者
之詰矣箋云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
大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用親則業以久有則功則
王之可久則卓爾與天地合德鄭正用韓詩義但韓詩專
指

文王不兼指大王蓋大王雖是遷岐之君而治岐之道無如文王篇末不應兼及大王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疏

此冬至圜丘夏至方丘祀

樂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
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鄭
注云此皆禘大祭也天神則主北辰地祇則主崑崙禮
記禮器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注云冬至祭天
於圜丘之上夏至祭地於方澤之中又因天事天因地
事地注云天高因高者以事也地下因下者以事也鄭
亦本大司樂而言之矣大宗伯以禮祀昊天上帝注
云昊天上帝禮天以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帝在北極
也祭法
周人禘嘗而郊稷注云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
帝於南郊曰郊韋注魯語同爾雅釋天云禘大祭也禘
在郊上故禘為最大之祭禘嘗非配稷也圜丘非南郊
也昊天上帝非上帝也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服
大裘而冕圜丘之祀以冬至時服大裘則所祀者昊天

天上帝也。大司樂不言禘而以爲禘祭。法不言圜丘。而
以爲圜丘。鄭說固融貫極矣。大司樂注以圜丘祀天。方
丘祀地。二者皆爲禘。而祭法之禘注。但言圜丘。而方
之爲禘。亦當該在其中。國語又以禘郊連言之。郊祭謂之
禘。經傳皆謂之郊。國語又曰。禘郊連言之。周語禘郊之
事。則有全。烝魯語。天子親耕。粢盛。自射。其牲。天子親奉。禘郊之
盛。與表記。天子親耕。粢盛。自射。其牲。天子親奉。禘郊之
祭。天矣。楚語。禘郊不過。藺栗與。王制。祭天地牛角。藺栗
合此。禘郊并爲祭。天地矣。臨海金鶚辨之。甚詳。然則詩
言。昊天。即所謂昊天上帝也。序言。天地。即所謂祀天。
丘祀地方。丘也。圜丘上帝也。序言。天地。即所謂祀天。
地謂之郊。南郊之祀。郊也。而小記。大傳。謂之禘。而此序言。祀天。
之郊。蓋禘郊。祖宗。皆祭天之事。對文。則別散文。則通禘。
郊。通稱。亦猶祖宗。通稱。焉。耳。周人於孟春。南郊之祀。以
后。稷配。思文之詩。是也。於冬。至圜丘之禘。以帝嚳配。此
昊天有成命之詩。是也。后稷立大祖廟。又以配天。帝嚳
無廟。但有石室。藏於大廟。大室於兩日。至出以配天。親
疏遠近之義也。禘本兼天地。故詩言。天而序兼言地。則
圜丘皆歌此詩。可知。圜丘以嚳配。則方丘亦以嚳

配又可知曲禮下天子祭天地配孔疏云孝經緯后稷爲
天地之主則后稷配天子南郊又配地北郊周人以稷爲
圓丘亦當配方澤是矣孔仲達泥此序之爲郊而不爲
圓遂以爲南郊北郊不爲圓丘方丘則周人於南北郊
既歌思文又歌昊天有成命而於冬至圓丘夏至方丘
兩大禘無詩后稷配天有詩帝嚳配天無詩遂使周公
制禮一天典章殘闕茫如非細故也且南郊稱上帝不
稱昊天此其義證也詩中但述文武之功德不及上帝
與離篇追述文武而不及后稷同意且上帝之祖其神
甚遠止歌詩以配天不必援詩不涉譽一語以爲疑也
金鶚云始封之祖固是后稷而世系之遠祖則帝嚳也
嚳又有聖德故園丘以之配天冬至爲陽生之始故祭
天而以世系之遠祖配子夏正孟春爲一歲之始故祭
而以肇封之始祖配子寅月先遠祖在始祖故祭天
配祭各有所當鄭氏以禘爲園丘之祭卓識自超
千古而注大宗伯昊天上帝以爲天皇大帝注大司樂
以爲天神主北辰注月令上帝以爲北辰耀魄實本於
春秋緯文耀鉤元命苞崑崙之說本於地統書括地象
亦是緯書此也

鄭氏之失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傳二后文武也成王不敢康夙

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傳基始命信宥

寬密寧也緝明熙廣單厚肆固靖和也疏昊天昊天上

衡傳符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

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

祐焉匡學齊詩亦二后為文武也受之受天命也○噫

嘻篇噫嘻成王傳云成王成是王事也與此成王同鄭

箋章注賈逵唐因說皆同康安不敢康不敢安也夙夜

早夜也基始爾雅釋詁文禮記孔子聞居引詩作其鄭

注詩讀其為基聲之誤也基謀也此三家義命信同在

真臻部以曷韻為訓始信者禮弓所謂未施信於民而

民信之也宥寬義同洪奧傳云寬能容衆密新書作謚

同爾雅密寧靜也郭注云見詩傳孔子閒居注密靜也

是三家詩有訓密為靜也密寧靜三字同義爾雅翌明

也說文作昱緝昱古同聲故緝亦訓為明說文既廣頤

也既熙同傳釋昱為明釋熙為廣廣與充通爾雅緝熙

充文王傳緝熙充明其義一也單厚國語作賈古賈單

通爾雅肆故也後箋云故當讀如孟子天下之言性則
故而巳矣故者以爲本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毛傳
假固爲故竝非堅固之謂胡說是也書般庚自作不靖
多方自作不和是靖與同義也○周語叔向謂單子
日語說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
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亶厥心
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
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
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肆固也靖和也
宥寬也密寧也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肆固也靖和也
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
寧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和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
於固和故曰成王案毛傳訓悉本國語國語引詩以
首二句言文武之受天命以下五句皆言成王時係之末三
業之事與我將篇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係之末三
句就主祀之人說文義正同然則美周成王誦者乃自
引詩者口中語與詩中成王不敵康句本無干涉也新
書禮容篇云宥謚者寧也億也命者制合也基者經也
勢也夙早也康安也后王也二后文王武王成王者經也
王之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成者經也

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罔不
愆安蚤興夜寐以繼文武之業布文陳紀經制度設
牲使四海之內懿然葆德各遵其道故曰有成承順武
王之功奉揚文王之德九州之民四荒之國謏謏文
之烈也九譯而請朝致貢職以供祀故曰二后受之
是時也天地調和神民順億鬼不厲崇民不謫怨故
宥謚成王質仁聖哲能明其先能承其親不敢惰懈以
安天下以敬民人賈釋詩難訓詁不悉依國語而與國
語文義無不合蓋周頌一篇其間有營雒致政先後不
同如思文郊祀后稷我將宗祀文王皆在周公攝政五
年治雒邑時后稷謂祖文王謂宗文王皆在周公攝政五
作禮樂七年致政於成王遂以后稷謂大祖南郊配文
王謂祖武王謂宗明堂配又周與殷皆出自帝嚳周用
殷禘嘗之禮於圜丘配此在致政之後之禮故昊天有
成命說者或謂
成王祭祀之詩

我將一章十句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疏

此宗祀文王配天之樂歌也
孝經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

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曾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孝經與詩序正合。思文后稷配天。我將文王配天。皆是周公攝政五年治。惟中事逸。周書作雒篇乃位五宮。明堂居其一。孔晁注云。明堂在國南者也。此正言周公治雒築明堂其時。宗文王不宗武王。故詩但歌文王也。孝經所謂嚴父配天也。宗文猶行武王之事。若宗武。竟行成王之事。宗文。舜成王也。禮記樂記武王克殷。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此武王之祀。非行宗祀之禮。故鄭注云。文王之廟。為明堂。制則不以。為孝。經詩序為一祀矣。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注云。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宗通言。爾祭法言。宗武王。注又引孝經。宗文王。以為證。韋昭語注云。此與孝經異也。周公初宗文王。後更祖文王。而宗武王。韋說是矣。周人以文武為祖宗。廟之禘禘於清廟。祖宗之禘。禘於明堂。是其制也。明堂之說。金榜禮箋。最為明晰。其言云。漢以來言明堂者。人各異說。由未辨於其地。以王居聽政之明堂。與合諸侯之明堂。淵而一之也。所謂大戴禮記。盛德等篇。路寢路寢。路寢。犬寢也。引月令考工記。世室。般曰。重屋。周曰。明堂。所謂合諸侯之明堂。于周官。

經司儀及覲禮見宮壇之制于明堂位見階門之位大
戴禮記朝事義則兼舉之司儀職曰將合諸侯則令爲
壇三成宮旁一門覲禮曰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
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天子出拜
于北門外禮山川丘陵于西門外盛德篇曰明堂者所
以明諸侯尊卑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明堂位曰魯者
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
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
伯之國西階之東面北上諸侯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
諸男之國西階之東面北上諸侯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
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北東面北上諸侯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
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北東面北上諸侯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
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之國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
也此爲壇爲宮謂之明堂無室廟个之制惟四面表其
門則不殊南門之前又表正門亦謂之應門覲禮於祀
方明言反則出拜日爲出其宮門可知方明之祀配以
受命之王古文尚書伊訓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
明漢書援之而曰言雖有成湯大丁外丙之服以冬至
越蒞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孝經宗祀文王于明堂

以配上帝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殷周典禮相治之
可稽者若此書禋于六宗說者釋爲上下四方之宗後
代不聞祀六宗方明蓋其遺象宗祀之名所由昉也巡
狩則方岳之下觀其方之羣后亦曰明堂孟子書齊宣
王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史記泰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
處鄭君知月令室廟个之爲大寢又以五室之明堂在
國之陽以宗祀爲祀五帝榜謂古者神祇皆祀小宗
伯兆五帝于四郊未聞祀于五室之堂兆祀五帝配以
五人帝五人神未聞更配以文王魯儒所以致誤者月
令考工言明堂詳矣不知其卽路寢因近郊及四岳明
堂之名最著遂以室廟个之制加之而周官儀禮爲宮
爲壇之明堂其名轉不可考於是路寢明堂異名同實
王朝之明堂與近郊之明堂同名殊制均失其傳矣案
金說也是也明堂有二解故凡經典中必連類以記之明
堂位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七年致政於成王下文
乃言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觀禮天子設斧
依於戶牖之閒左右几天子衮冕負斧依下文乃言諸
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周禮司儀職言將台
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下
文乃言王燕則諸侯毛及廟中將幣之禮大戴禮盛德

篇云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下方此記月令之明
堂也云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離列南蠻
東夷北狄而戎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此
記明堂位之明堂也故經中兩言明堂者以別之又云
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
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也周時德澤洽和
蒿茂大以爲宮柱名蒿宮也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
居其室此亦記月令之明堂也又朝事義篇云天子率
諸侯而朝日于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爲壇
三成宮旁一門天子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
天揖同姓所以別親疎外內也公侯伯子男各以其旂
就其位此謂明堂位云及其將幣也公于上等侯伯于
中等子男子下等所以別貴賤序尊卑也奠圭降拜升
成拜明臣禮也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肉
袒入門而右以聽事也明臣禮也職臣事所以教臣也
此謂廟又云率而祀于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
德不忘本也此謂宗祀明堂云率而享祀于大廟所以
教孝也此謂祀大廟然則經典中或明堂大廟並設或
壇廟並舉以古者路寢宮壇同制故也天子大廟諸侯

必於郊故其壇謂之明堂路寢大廟之南堂觀諸侯故亦謂之明堂巡狩方岳之下會同諸侯故又謂之明堂易曰聖人南面而立鄉明而治蓋取諸此也祀天必在郊故配天之祭在明堂專祖之祭在大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傳將大享獻也儀式

荆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傳儀善荆

法典常靖謀也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疏我我

祀文王時也下我爲助詞烈祖以假以享傳假大也箋

享獻也文義與此同維羊維牛與自羊徂牛句義正相

同此卽絲衣傳先小後大之謂也周禮羊人賈疏云祭

天用饋其日月以下有用羊者故我將詩惟牛惟羊惟

天其祐之彼亦據日月以下及配會者也案賈說是矣

唯所引與今本不同或係轉寫誤倒恐不足依據祐與

右同爾雅尚右也則右亦尚也右饗猶云尚饗也詩言

天孝經言上帝一也祭法祖宗鄭注以爲明堂配天之

祭其識卓矣又本孝經緯文王爲五帝之宗遂謂文王

配五帝并謂武王配五神不知月令五帝五神兼主祭

地神祇非所謂配天也金鶚辨之甚晰○儀與義通文
土傳義善也刑訓法典常釋詁文維清傳典法也典謂
之常又謂之法猶爾雅則謂之常又謂之法刑謂之常
又謂之法範謂之常又謂之法散又謂之法通訓也此篇
謂之常又謂之法左傳引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曰靖
爲常矣昭六年左傳引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曰靖四
方服注云昭六年左傳引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曰靖四
文王篇儀刑文王句同杜預王肅皆從服說靖靖謀小
召旻同箋云靖治也苑柳卑子靖之傳靖治箋靖謀兩
義相近伊發語詞假與假同假大也王肅云善用法文
王之常道日謀四方維天乃大文王之德既佑而歌
響之案王說是也上二句文王之配乎上帝也○風早也
響文王之德皆以言文王之克配乎上帝也○風早也
早夜去明尚早所謂逮闕而祭也采蘇篇亦以風夜在
公爲不失職雜誥云子小子夙夜毖祀皆其義時是也
保讀天保定爾之係安也案此言天常眷右我周能
保安天命之意又孟子十五年左傳引詩而釋之云不
天將何能保又孟子十五年左傳引詩而釋之云不
者係其國亦引此詩蓋周公治雜祀文者係天下畏天
祀武王皆歌此詩故趙岐孟子注云言成王尚畏天之

威故能安其大平之道此或本三家義合祭文武於周公致政之年而言之也

時邁一章十五句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疏

此武王巡守告祭天之樂歌也書序云武王伐殷往伐歸

獸識其政事案獸與狩古字通用獸識其政事史記周本紀作行狩記政事事雖行於武王而詩自作於成王耳白虎通義巡守篇云何以知大平乃巡守以武王不巡守至成王乃巡守也三家詩說如此正義以爲其言違是矣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
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傳邁行震動疊懼懷
來柔安喬高也高嶽岱宗也明昭有周式序在位傳明
矣知未然也昭然不疑也載戢干戈載橐弓矢我求懿

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傳戢聚囊韜也夏大也疏

邁訓

邦巡行邦國也天子邁四方有燔柴祭天之禮故詩稱

昊天其子之也右助也序讀禹貢卽敘之敘薄言皆語

詞震訓動爾雅云動作也疊者懼之假借字爾雅懼

也說文懼懼也讀若疊疊懼聲同故懼謂之懼疊亦謂

之懼矣後漢書李固傳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

言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案振與震同動內釋薄言

震之句應外釋莫不震疊句韓詩外傳云孔子曰善乎

晏子不出俎豆之間折衝千里詩曰實右序有周薄言

震之莫不震疊亦謂動內應外而與毛詩義未嘗不合

也後漢書注引韓詩章句云薄辭也振奮也莫無也震

動也疊應也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

無不動而應其政教韓詩以奮舒釋上句動應釋下句

亦與毛詩合言此詩爲美成王則三家襍說也○懷來

釋言文柔安民勞同釋文柔本亦作濡俱訓安北堂書

鈔禮儀九引毛詩作懷濡百神是所據亦作本也百神

羣神也堯典云徧于羣神河爲大川堯典云望秩于山

川喬高伐木同傳旣釋喬爲高更申之云高嶽岱宗也

者蓋舉東嶽以該南西北三嶽也般傳高山爲四嶽矣

堯典云東巡守至于岱宗鄭注王制云岱宗東嶽也荀子禮論篇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字中萬物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分也淮南子泰族篇聖人者懷天心聳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誠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其下皆引此詩竝足以明毛傳來安之義也王武王也文王有聲傳后君也○傳云明矣知未然也者釋經明字云昭然不疑也者釋經昭字言此者武王伐紂遲久之義也韓詩外傳云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言各稱職也外傳又云百王之法若別黑白應當世之變若數三綱行禮要節若運四支因化之功若推四時天下得序羣物安居是聖人也又云上賢使能而等級不踰折暴禁悍而刑罰不過百姓曉然皆知夫爲善於家取賞於朝也爲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夫是之謂定論其下亦引此詩與荀子王制篇同其釋明昭之義與毛詩未嘗不合箋云以其有俊又用次第處位解式序在位句用韓詩義箋又云天其子夔之右助次序其事謂多生賢知使爲之臣解實右序有周句亦本韓詩義傳意或然也禮記樂記云武王克殷反商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

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鄭注云行猶視也使箕子視商
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也此所謂式序在位
也○戢聚桑扈同橐韜彤弓同樂記倒載干戈包之以
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橐與詩載橐同懿
美也昊天有成命傳肆固也此肆字亦當訓為固時是
于時于是也夏大權與皇矣同宣十二年左傳夫文止
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戰干戈載橐弓矢我求懿
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釋之云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又
云暴而不敢安能保大周語引周文公之頌而釋之云
明利害之鄉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
能保世以滋大案戢兵修文以解載載橐二句係即
允王保之大即肆于時夏故傳訓夏為大正本內外傳
說又鹽鐵論論菑篇兵者凶器也甲堅兵利為天下殃
以母制子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厭而不陽其下亦引此
詩陽與揚通久長亦即保世
滋大之意也此皆西京舊說

執競一章十四句

執競祀武王也

疏

周禮鍾師注呂叔玉云肆夏繫過渠
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繫過執競也

渠思文也案儼與競同此或出三家詩時邁肆于時夏
思文陳常于時夏兩詩皆言夏而中間廁執競一篇故
遂以三詩配國語三夏鄭注云九夏皆詩篇名樂崩而
亾頌不能具則不以呂說爲然而箋詩兩言夏仍作九
夏解非毛詩義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傳無競競也

烈業也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顯光也皇美也自

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傳自彼成康用彼成安之

道也奄同也斤斤明察也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

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傳喤喤和

也將將集也穰穰眾也簡簡大也反反難也反復也疏

釋文引韓詩云執服也烈文傳競疆也無競競也抑同
烈業釋詁文武同傳文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之

上當有複句經文不顯成康四字爾雅康安也成大功而安之以釋經成康二字此卽武篇云勝殷遏劉耆定爾功也安與定義相近不顯之云不顯乎正言之則發聲反言之曰不顯傳順經言之云不顯顯也顯充也則曰顯傳又申之云顯充也文王傳不顯顯也顯充也則不爲語詞矣皇美烈文同傳云用彼成安之道用釋自字唐羔裘縣傳皆云自用也用猶施也成安之道謂成大功而安之之道也爾雅弁同也奄與弁通皇矣奄有四方傳奄大也同大隨文立訓又義互相足也同有四方者猶云四方攸同耳爾雅斤察也傳益其辭則曰明察斤與昕聲義相近故漢書律曆志云斤者明也爾雅錚錚樂也漢書禮樂志說文引詩作錚錚與爾雅同今詩作嗶嗶者假俗字有替篇亦作嗶嗶和者謂鐘與鼓聲相應和荀子富篇撞鐘擊鼓而和詩曰鐘鼓嗶嗶釋文筦亦作管說文楚行兒引詩曰筦筦楚荀子作管磬瑒瑒竝字異而義同先管後磬與今本毛詩異也毛詩將當卽楚楚之古文假借傳云集者謂諸工會集也爾雅穰穰會也墨子非樂上篇飲會將亦會集之意爾雅穰穰福也傳云眾者亦謂降福之眾多也簡兮傳簡大也重言之則曰簡簡爾雅簡簡大也鹽

鐵論論蓄篇周文武尊賢受諫敬戒不始純德上休神
祇相况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案詩專頌武王而此
兼及文王者三家詩連稱之非合祭文武也穰與穰同
○傳釋反反爲難者難古難字竹竿傳穰行有節度也
襄三十一年左傳云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謂
之有威儀此卽難之義也賓之初筵威儀反反傳言重
慎也箋云順習之兒重慎順習竝與儼義相近潛夫論
引此詩作板板既醉既飽所謂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也
我行其野傳復反也反復互相訓此云復者復與復通
福祿來反與福祿來崇句同鳧鷖傳崇重也箋云君臣
醉飽禮無違者以重得福祿也箋以重字釋反字深得
毛意潛夫論巫列篇引詩釋之云此言人德義美茂神
歆享醉飽乃反報之以福也王仲任讀反與返同又以
醉飽屬神歆享言恐非毛指韓詩外傳云明君修禮以
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下然後節奏齊乎朝法則
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刑平乎下如是百姓變之如父母
畏之如神明是以德澤洋洋乎海內福祉歸乎王公又云
道得則澤流羣生而福歸王公澤流羣生則下安而和
福歸王公則上尊而榮百姓皆懷安和之心而樂戴
其上夫是之謂下治而上通竝引此詩毛意或然也

思文一章八句

思文后稷配天也疏

此南郊祀天之樂歌也后稷爲周

於南郊之祀配天生民序云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

以配天是也孝經管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祭法周

人郊稷鄭注云祭上帝于南郊曰郊魯語展禽曰周人

郊稷韋注與鄭同書召誥篇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

雒用牲于郊牛二牛二者帝牛一稷牛一也逸周書作

雒篇周公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是正謂

周公在雒祀天始行后稷配天之事與孝經合其後遂

以南郊配稷爲定禮又與祭法魯語合也禮記卷服小

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大傳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

及其大祖又儀禮喪服傳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

祖之所自出案天子之始祖即諸侯之大祖諸侯無配

天之祭故及大祖而止天子大祖廟共四親廟爲五廟

而更得配享於郊故孝經左傳禮記郊特牲皆言郊而

南郊之祭而小記大傳之禘則又謂禘卽郊祖卽后稷
以其祖配卽是后稷配天之義宣三年公羊傳郊則曷
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此鄭本公羊作解其說卓
矣金鶚云荀子王者天大祖董子天地者先祖之所自
出爲天矣郊特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自上
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此卽禘其祖之所自出
以其祖配之注脚也又是禘卽郊之確證萬物本乎天
此禘其祖之所自出之注脚也人本乎祖所以配上帝
此以其祖配之注脚也小記大傳言禘此言郊是禘卽
郊之證也金鶚又云配字古與妃通爾雅妃合也匹也
對也釋名配輩也然則配享之入必相對相匹而後可
至於以人神配享天地蓋以天地人參爲三才聖人與
天地合其德故可以配之也正義云國語周文公之爲
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是此篇周公所自歌也后稷
之配南郊與文王之配明堂其義一也我將主言文王
響其祭祀不說文王可以配上帝此篇主言后稷有德
可以配天不說后稷響其祭祀與上帝此篇主言文王
事於我將言宗文王而不言配天於思文王言配天而
不言郊后稷言響祀而配天可見言配天而響祀亦可
知孔謂經有異故序不同非也噫嘻正義引書傳曰祀

上帝于南郊所以報天德郊特牲注引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此南郊在夏正正月也昊天有成命爲冬至圜丘祀天之詩而序云郊祀天地則知夏至方澤亦歌其詩此詩序但稱配天不及配地配天在南郊既歌此詩則配地當在北郊亦當同歌此詩金鶚云王肅謂方丘卽北郊後儒多從王說不知澤中方丘非人所爲而北郊則爲壇以祭謂之泰折其地不在澤中又泰折定在正北近郊而方丘則無定處且方丘祭以夏至不必卜日而北郊則必卜日大宰祀五帝卜日下云祀大神示亦如之大神謂天大示謂地則南北郊皆必卜日矣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傳極中也貽

我來牟帝命率育傳牟麥率用也無此疆爾界陳常于

時夏

疏

思詞也文文德也烝眾也極中喉園有桃同成十六年左傳申叔時曰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

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周語芮良夫曰夫王

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
極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杜
預韋昭注竝謂后稷能有立民之道無不得其中正與
傳訓同書皋陶謨烝民乃粒粒者立之假借字故史記
夏本紀作眾民乃定也○傳釋牟爲麥則經中來字爲
語詞谷風伊余來望望息也四牡將母來諗諗念也車
牽德音來括括會也桑柔反予來赫赫也江漢淮夷
來鋪鋪病也傳皆以來爲語詞無實義則來牟不連讀
矣貽我來牟貽說文作詒不誤詒遺也我烝民也后
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言麥者五穀之一也麥曰牟疊
言之曰牟麥孟子告子篇云麩麥是也說文及趙岐注
引詩皆作麩毛詩作牟牟爲麩古文假借字鄭箋云武
王渡孟津白魚躍入于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爲鳥
五至以穀俱來此謂遺我來牟臣工箋云於美乎赤鳥
以牟麥俱來故我周家大受其光明謂爲珍瑞天下所
休慶也鄭以詩之牟卽書之穀但此詩頌后稷不及武
王箋不若傳義爲長鄭以來爲行來之來然亦不以來
爲麥也說文云來周所受瑞麥來麩一麥二麩象芒刺
之形天所來也故爲行來之來詩曰詒我來麩麩來麩
麥也棟齊謂麥棟也案棟卽來許作說文始以來麩爲

麥名來麩漢書楚元王傳引詩作釐麩劉向說釐麩麥也始自天降來麩釐麩二字成義許劉相同許治毛而不廢三家也毛不言瑞麥與三家詩異李善注典引薛君章句云麥大麥也麥與麩同趙岐注孟子云麩麥大麥麩爲大則來爲小廣雅釋草大麥麩小麥麩其說不古正義云釋詁率由自也唐羔裘縣傳自用也是率由也案君子陽陽傳由用也唐羔裘縣傳自用也是率由自三字訓同帝命率育有讀如五穀孰而民人有育養也言天命用此牟以養民人也○界釋文作介訓大非也介古界字文選魏都賦注引韓詩章句云介界也爾雅疆界坐也無此疆爾界者言后稷布種之功盡天下之疆界無有此爾也常典也于時于是也夏大也陳常于時夏言周家陳典大法肇始后稷也

卷二十六終

詩毛氏傳疏卷二十七

長洲陳奐學

臣工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七

毛詩周頌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臣工一章十五句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疏

廟大祖廟也大祖廟后稷之廟天子藉田在祈穀後

郊而後耕也外諸侯來朝者邇遇其時亦必與其事故九推之諸侯即助祭之諸侯於其歸也遂歌詠其事以遣之於廟其戒敕臣工保介者即所以戒敕諸侯故詩次於思文噫嘻閒焉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傳嗟嗟敕之

也工官也公君也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

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傳田二

歲日新三歲日畬康樂也命我眾人痔乃錢鑄奄觀銍

艾傳痔具錢鈹鑄銍銍也

疏

傳以嗟嗟為戒救之聲與烈祖嗟嗟不同義也

周語宣王不藉千畝號文公曰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
廟土乃脈發先時九日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
民先時五日王即齊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齊三日案天
子為藉千畝諸侯為藉百畝天子藉田先期咸戒則諸
侯藉田亦當先期咸戒矣傳云救之者正言其事說文
救誠也書皋陶謨篇俊乂在官百寮師師百工惟時傳
寮工皆官也版傳云寮官也此傳云工官也皆與書義
同又酒誥篇越獻臣百宗工又惟般之迪諸臣惟工皆
以臣工連言臣工諸侯之臣有職司於王室者諸侯之
命卿也公君爾雅釋詁文救臣工敬君事也釐子咨謀
茹度也言王子爾雅諸侯其成大平爾臣工亦於是而謀
度之來猶是也來咨來茹猶云是究是度也楚茨時萬
時億猶是萬是億也桑扈之屏之翰猶是屏是翰也來
時之同聲故三字竝與是字同義○保介無傳呂覽孟

春紀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藉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大夫九推高誘注云措置也係介剛也御致也擇善辰之日載耒耜之具於藉田致于係介之間施用之也又云禮以三爲文故天子三推謂一發也國語曰王耕一發班三之班次也謂公卿大夫各三其上公三發卿九發大夫二十七發也案高注以係介爲副當是相傳古訓副天子之副卽下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也天子躬耕則三公以下爲副諸侯躬耕則三卿以下爲副毛傳爲臣工作解卽不爲係介作解差係介猶云差差臣工耳則臣工係介爲諸侯藉田時皆所率耕之人矣乃鄭於注禮箋詩係介爲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者然月令言親耕秉耜無庸更有被甲之人守視耕器況詩言爲農祈年於被甲執兵之人尤無干涉又何庸嗟嗟教之乎當依高注以係介爲副與毛傳訓臣工爲官正合又與國語言藉畝先期戒公卿百吏亦無不合○田二歲曰新三歲曰畝此釋地文也六書故畝下引爾雅作二歲曰新無田字與此傳同今爾雅新下衍田字云田一歲曰蓄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畝易无妄馬融注蓄田一

歲也畝田三歲也詩正義引鄭易注同禮記坊記注田
一歲曰菑二歲曰畝三歲曰新田案易注是而禮注非
也說文畝三歲治田也易釋文引說文畝二歲亦非孫
炎云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畝和也田
舒緩也郭璞云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說文菑不
耕田也不耕爲菑猶休不耕者爲萊菑與萊聲相近也
鄭箋讀做載爲熾菑初耕未能柔孰必以利耜發田與
田一歲菑合新謂耕二歲者畝謂耕三歲者易董遇注
悉耨曰畝蓋至三歲悉可耕耨矣此詩新畝就耕田說
若采芑新菑就休耕之田說故有可采之芑立文自有
不同皇美牟麥也春夏皆有祈穀之文夏祈麥實故言
牟且牟者后稷之所詒爲周家王業實基乎此也受
福於上帝也明猶明明然也明矣知未然也昭然不疑
也迄至也康樂悉蟀同孟子梁惠王篇云樂歲終身飽
○說文錢鑄下引詩作序考工記注引作待爾雅時具
也序與待時同說文云錢銚也古田器此本傳訓說文
又云鑄一曰田器良耜其鑄斯趙箋云以田器刺地傳
訓鑄者亦田器也鑄耨之或字今通作耨管子禁藏篇
推引銚耨以當劔戟輕重已篇銚耨當劔戟輕重乙篇
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銚一鑿一耨一椎一銓然後成

爲農莊子外物篇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銑鏹於是乎始脩案錢鏹銑鏹古今田器異名故傳以銑鏹詁錢鏹也傳詁銑爲穫者艾亦穫也大東傳穫艾也艾之爲穫見於大東此可不傳矣良邦傳挫穫聲也銑者挫之假借禹貢二百里納銑傳銑刈謂禾穗銑亦挫也呂覽上農篇因胥歲不舉銑艾數奪民時言不鏹穫則奪民時矣與詩銑艾同周語麋于藉東南鍾而蔽之而時布之于農穫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修其疆畔日服其鏹不解于時案詩於章末言命眾人以轉穫者與國語徧戒百姓紀農協功同詩敕臣工保介以及眾人猶國語王使司徒威戒公卿百吏下至庶民也文義皆無不合

噫嘻一章八句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疏

噫嘻春夏祈穀之樂歌也禮記月令孟春天子乃以

元日祈穀于上帝此春祈穀也月令但言祈穀與孝經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者不同周人於南郊祀天以后稷配是主報而不主祈新穀亦郊祭然祈禱之禮輕不以后稷配又主祈而不主報魯爲侯國損於天子故春

秋之郊皆爲新穀以後稷配天故亦謂之郊桓五年左
傳凡祀啓蟄而郊又襄七年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
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而後耕祀后稷謂配天
也祈農事謂祈穀也合報祈爲一祭魯禮非周禮也左
疏引何休膏肓據孝經后稷配天非卽祈穀上帝分爲
兩祭而此詩正義引鄭箴膏肓云孝經主說周公孝以
必配天之義本不爲郊祀之禮出是以其言不備遂據
月令左傳獻子語是郊天與祈穀爲一祭案何說是也
祭法禘郊祖宗四大祭皆不見於月令祭法郊稷郊之
正祭也祈穀非郊之正祭可知故詩思文旣爲配天樂
歌此詩又爲祈穀樂歌明是兩祭斯亦祈穀非配天之
確證矣月令仲夏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
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
實此夏祈穀也鄭注云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
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脩雩禮以求雨因
著正雩此月失之矣案鄭說也是也鄭據桓五年左傳以
四月爲雩月之正至五月以後爲因旱而祈雨故此詩
箋亦引左傳龍見而雩以爲卽夏祈穀蓋雩者本旱求
之名四月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故以此月之雩爲先
祈正祭月令大雩著於五月者此亦猶穀梁傳言郊自

正月至于三月皆可郊者爲盡時說耳是五月大雩爲
早求之祭然亦祈穀實之事故云以祈穀實也雩正祭
大雩早祭雩用樂大雩用盛樂春秋經常雩不書秋三
月書大雩者凡二斗皆是因旱而急求非雩月之正也
說文雩夏祭樂于赤帝以祈甘雨也雩或作雩雩舞羽
也許亦據四月之雩不用盛樂言也鄭注云天子雩上
帝諸侯以下雩上公定元年穀梁傳請乎應上公古之
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
請焉此魯雩上公也月令雩帝此周雩上帝也春因郊
而祈穀夏則雩爲祈穀皆當在孟月祭天其祭地在仲
月義著

載芟篇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傳噫歎也嘻敕也成王成是王事
也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
十千維耦傳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
之大發其私田耳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疏釋文噫
作意又

作噫正義噫救也釋文作噫和也和是救之誤噫概歎
之詞噫戒救之詞噫噫疊韻連絲字哀十四年公羊傳
顏淵从子曰噫何注云噫咄嗟貌裏三十年左傳或叫
于宋大廟曰噫噫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噫噫與噫
同王王事也凡國之大事在農農事即王事故傳云成
王成是王事也昭明假至也○率用時是也文選東都
賦注引韓詩帥時農夫播厥百穀稊君云穀類非一故
言百也率帥古字通用駿大也發讀如句庇則利發之
發箋發伐也匠人注駟土曰伐伐之言發也私私田對
公田言之故傳云民田也大發民之私田言此者爲富
民讓下之道鹽鐵論取下篇云浚發爾私上讓下也此
說與毛氏義合其訓古矣浚與駿通終之爲言極也傳
云言各極其望也者上欲望民之富今私田三十里以
大發之是謂各極其望也亦發聲維其也十千維耦其
耦十千也甫田傳十千言多也鄭注周禮以鄉遂不用
井畫采地畫之爲井遂人匠人分爲二法程璠出溝洫
考云駿發爾私是不畫井無公田之證也耦日十千是
萬夫之證也里日三十是萬夫之田方三十三里又少
半里舉成數之證也藉田在此遂人之不爲井田確有明證矣
案詩言藉田也藉田在郊天子藉田千畝千畝適合十

夫之地此亦鄉遂中用遂人十夫不用匠人九夫之事
周語宣王不藉千畝統文公述古者藉田之制云王耕
一發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韋注王耕一發一耜之發
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發廣尺淡尺三之下各
三其上也王一發公三鄉九大夫二十七也終盡耕之
也高注呂覽同三十里十千耦猶千畝也終三十里猶
終于千畝也傳云大發私田各極其望實依周語庶人
盡耕爲說月令言天子躬耕帝藉卽在所穀之後與詩
序祈穀上帝亦正合天子
鄉遂無公田而亦藉民力

振鷺一章八句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疏

二王夏殷之王也正義云
郊特牲曰王者存二代之

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書傳曰天子存二王之後
與己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鄭駁異義云言所存二王
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
其正朔服色此之謂通天三統是言王者立二王後之
也義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傳興也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雝

澤也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傳客二王之後在彼無惡在

此無斃庶幾夙夜以永終譽疏振飛猶奮翼鷺不一鳥

有駮振振鷺傳亦云振振羣飛兒也鷺白鳥有駮同說

文云邕四方有水自邕成池者水經注四方有水爲雍

周禮雍氏注雍爲隄防止水者也凡止水處曰邕假借

字作雝雍卽雝之隸變鷺飛于雝與鶴鳴于皋同皋雝

皆爲水鳥所居故竝訓爲澤說文川部崧下引左傳川

離爲澤此傳所本也詩以鷺之在澤與客之朝周賓位

在而故曰西後漢書邊讓傳注引韓詩振鷺于飛于彼

西雍薛君章句云鷺潔白之鳥也而雍文王薛雍也言

文王之時薛雍學士皆潔白之人也案韓詩以雝爲文

王薛雍恐非是蓋此詩作於周公制禮之後則薛雍在

國中之澤宮而與文王薛雍之在郊用殷制者不同處

也韓與毛異○序言二王之後故傳以客爲二王後也

戾至也斯此也此鷺也言客有此潔白之容也禮記中

庸篇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

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
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
蚤有譽於天下者也案在彼指遠在此指近箋在彼謂
居其國在此謂其來朝與中庸釋詩合後漢書列女曹
世叔妻傳注引韓詩亦作射射與敦通夙夜早夜也永
終皆長也以永終譽猶云以介景福耳後漢書崔駰傳
終作眾眾假俗字箋云譽聲美也呂覽審分篇云譽流乎無止

豐年一章七句

豐年秋冬報也

疏

此秋冬報之樂歌也後箋云曹放齋

祭入蟠天地百神無所不報今一以序及經證之似當
以曹氏之說爲近噫嘻序言春夏祈穀此言秋冬報明
是一祈一報相對爲義彼言上帝而此不言何神者考
祈穀之郊主祀上帝而百神亦當從祀左傳載孟獻子
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是魯郊正所謂祈穀之郊春秋
每卜郊不吉猶三望左傳或曰望郊之細也或曰望郊
之屬也可見祈穀之郊并及方望至夏雩則月令於雩
帝之外兼及百辟卿士噫嘻序但言上帝舉其重者耳

此秋冬報祭亦必自上帝百神凡有功於穀實者徧祭之而皆歌此詩月令季秋大饗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鄭注皆以爲蜡郊特牲云蜡者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可見秋冬之報所祭甚廣故序不指言何神但經文首稱豐年則其爲百穀報成之祭義甚著明故傳亦不言何祭又月令大饗帝下云嘗犧牲告備於天子鄭注嘗者謂嘗羣神天子親嘗帝使有司祭於羣神可見嘗不定是廟祭之名推之孟冬大飲烝下卽言天宗公社諸祭鄭注雖以烝爲升俎然高誘注淮南時則訓卽以此烝爲冬祭楚語觀射父曰日月會于龍虺土氣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備舍羣神類行國於是乎烝嘗家於是乎嘗祀夫龍虺乃建亥之月何以言嘗祀竊意秋冬報祀取嘗新烝衆之義亦名嘗烝與廟祀之秋嘗冬烝同名而異實箋以報爲嘗外別有嘗烝歟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傳豐大稌稻也廩所以藏廩盛之穗也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爲

酒爲醴烝昇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傳皆徧也疏易

豕傳及說卦傳皆云豐者大也方言云凡物之大貌曰

豐又云趙魏之郊燕之北鄙凡大人謂之豐人燕記曰

豐人杵首燕趙之閒言圃大謂之豐傳訓豐爲大豐年

大年也稌稻爾雅釋草文郭注云今沛國呼稌說文沛

國謂稻曰稌是以黏者爲稌矣周禮食醫牛左稌鄭司

農注云稌稌是又以黏者爲稌矣蓋稻稌皆大名

也○周語廩于藉東南鍾而藏之韋注云廩御廩春秋

桓十四年公羊傳御廩者何衆盛委之所藏也穀梁傳

甸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周禮廩人注云

藏米曰廩案廩藏米傳云藏盛之稌黍離傳稌秀也

然則高廩其露積歟甫田傳器實曰齊在器曰盛齋與

齊同伐檀楚茨傳皆云萬萬曰億此卽數萬至萬也阮

元校勘記云數億至億此正義本也正義云數億至億

曰棟於今數爲然定本集注皆云數億至萬曰棟釋文

云數億至萬曰棟一本作數億至億曰棟考伐檀楚茨

傳億字毛用今數則此傳自亦是今數當以正義本爲

長案阮說是也舊本北堂書鈔歲時部四引毛詩傳與

定本集注同說文云數億至億曰棟是今數宗毛訓也

爾雅種數也郭注云今以十億為種是以古數說種
即兆也衆經音義卷六引算經黃帝為法數有十等謂
億兆京垓壤種溝澗正載及其用也有三謂上中下
數十萬曰億中數百萬曰億上數萬萬曰億此種在
六等十萬起數數至種則已過於數億至億矣與古
不合廣韻種字下引風俗通義千生萬萬生億億生
兆生京京生種種生垓垓生壤壤生溝溝生澗澗生正
正生載載地不能載也此以萬起數數至種種為萬萬
則又不及於今數矣漢末諸家之說不足取為經訓釋
文引韓詩云陳穀曰種○載芟箋云烝進畀予洽合也
進予祖妣謂祭先祖先妣也以洽百禮謂饗燕之屬說
文皆俱詞也徧與俱義相近徧讀為徧為爾德之徧說
苑貴德篇釋此詩云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
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此即
徧字之義

有瞽一章十三句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疏

王者始起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樂與已同者假以

風化天下天下大同乃自作樂故武王有天下未致大
平樂器未具至成王之世始克大同通作已樂樹羽縣
鼓皆先王所未有也是在周公攝政
六年時箋云台者大合諸樂而奏之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鞀

磬祝圉傳瞽樂官也業大版也所以飾柶為縣也捷業

如鋸齒或曰畫之植者為虞衡者為柶崇牙上飾卷然

可以縣也樹羽置羽也應小鞀也田大鼓也縣鼓周鼓

也鞀鞀鼓也祝木控也圉楬也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

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疏傳

瞽樂官此即周官之大師小師矣周語瞽獻曲瞽史教

誨瞽告有協風至韋注云瞽樂師又云樂大師是瞽為

樂官之義凡宿縣皆陳樂於堂下在周之庭言周始作

樂也○爾雅釋器大版謂之業傳本爾雅又申明業字

之義爲鋸齒畫飾也靈臺傳亦云業大版也箋設大版
 於上刻畫以爲飾正義引孫炎注業所以飾齒鐘鼓捷
 業如鋸齒也說文版判也業大版也所以飾齒鐘鼓捷
 業如鋸齒以白畫之象其鉏鋸相承也竝與毛傳同段
 注云栒以縣鐘鼓業以覆栒爲飾其形刻之捷業然如
 鋸齒又以白畫之分明可觀故此大版名曰業業之爲
 言齒也許說本毛傳或曰畫之或曰二字乃以白二
 字之譌傳云植者爲虞衡者爲栒靈臺同云崇牙上飾
 者謂業上飾也烈文傳崇立也業爲栒之上飾崇牙又
 爲業之上飾業爲平版作鋸齒形以白畫之崇牙爲業
 上曲然高聳處以縣鐘磬故云卷然可以縣也卷阿傳
 卷曲也是鐘磬縣於崇牙不縣於業牙大齒小上下相
 承業畫齒崇牙非畫也解之者以牙與齒爲一則崇牙
 爲畫文失之詩有業又有崇牙靈臺有業又有縱傳亦
 必分釋之其爲二物明矣羽兪羽飾也集韻龍荀虞飾
 引爾雅髦謂之龍今釋言作旄旄髦皆羽也經言樹傳
 言置樹之爲言佷也置之爲言植也方言樹植立也燕
 之外郊朝鮮洌水之閒凡言置立者謂之樹植樹羽周
 禮也明堂位云殷之崇牙周之璧鬯詩謂之樹羽禮記
 謂之璧鬯其義一也疑璧乃璧之誤璧當讀如壁材之

壁壁即柶上之版翼卽羽也謂於壁四角半羽以爲飾
是曰壁翼也亦曰置翼檀弓也此雖喪飾而殷設崇周置
設崇殷也說文翼棺羽飾也此雖喪飾而殷設崇周置
翼其質文增益之數大略相同鄭緣喪大記有畫翼載
圭之文遂以解壁爲載壁翼爲畫翼其下又衆以五采
羽則更於樹羽之外增益壁翼矣依漢制度言之恐與
古不合○應應鼓也周禮小師擊應鼓禮記禮器篇應
鼓在東爾雅釋樂小者謂之應是應爲小鼓也傳云小
鞞鞞乃鞞之俗字大射儀應聲在其東南鼓鄭注云應
鞞應朔鞞也先擊朔鞞應聲之圖注云圓者擊
先擊小後擊大也投壺篇魯鼓之圖注云圓者擊
鞞方者擊鼓案應聲在東面以應西面之朔鞞故謂之
應又先擊小鼓乃擊大鼓爲大鼓先引故亦謂之
應傳以小鞞釋應卽指應聲言也不言朔鞞經文不備
也說文云鞞騎鼓也跨馬爲騎鞞有四足措箸於地若
人之跨馬然故曰騎鼓明堂位注云足謂四足也則應
卽夏后氏足鼓也○傳以應田連文應爲小鞞故田爲
大鼓矣爾雅鞞應同釋說文亦鞞連文應皆其義鞞亦
作賁靈臺傳賁大鼓也賁田皆爲大鼓應卽應鞞在東
縣鼓卽鞞在西詩人作句以田次於應縣鼓之閒蓋田

言二十一

即儀禮之建鼓也儀禮大射儀云樂人宿縣于阼階東

建鼓在阼階西南案諸侯三縣則四面必皆一建鼓田之為

階之東南面縣謂之軒縣三面皆一建鼓田之為

周庭設四面縣謂之宮縣則四面必皆一建鼓田之為

言陳也田田相承亦陳陳相應也鄭注云建鼓則建樹

也以木貫而載之樹之附也賈疏云今之建鼓則建樹

也又謂之楹鼓明堂位殷楹鼓也鄭注云楹謂之柱貫中

上也出也則田即殷人楹鼓也路鼓也路鼓建鼓說見靈臺

大祭祀宿縣則田為縣鼓失之矣郭注爾雅鄭注周禮記

篇正義以田為縣鼓失之矣郭注爾雅鄭注周禮記

竝引詩作應縣鼓周禮大師小師鼓亦應之類應

棟小鼓說文申部擊小鼓當本三家詩說棟亦應之類應

棟皆謂小鼓箋改田作棟當本三家詩說棟亦應之類應

周鼓也者縣鼓即執鼓邾置我執鼓傳執鼓樂之所成

也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此禮記明堂位人文

邾傳本之以證殷人執鼓為置鼓之義而推言周人

執鼓為縣鼓之義商頌殷制故曰置鼓周制故曰縣

此殷因夏周因殷所損益可知也傳以縣鼓為周鼓則

應田承二代之典物矣周人以夏后氏足鼓為周鼓則

藍以殷人置鼓為建鼓而唯執鼓周乃改變二代足置

藍以殷人置鼓為建鼓而唯執鼓周乃改變二代足置

藍以殷人置鼓為建鼓而唯執鼓周乃改變二代足置

藍以殷人置鼓為建鼓而唯執鼓周乃改變二代足置

藍以殷人置鼓為建鼓而唯執鼓周乃改變二代足置

藍以殷人置鼓為建鼓而唯執鼓周乃改變二代足置

藍以殷人置鼓為建鼓而唯執鼓周乃改變二代足置

藍以殷人置鼓為建鼓而唯執鼓周乃改變二代足置

之制別設一縣小師掌教鼓鼓眠瞭瞽瞍掌播鼗魯用
天子樂其官有播鼗武蓋重之也古者鐘磬縣鼓皆不
縣故考工記梓人爲奠虞但有鐘磬而無鼓周鼓亦不
皆縣唯鼗鼓乃縣之大射儀云鼗倚于頌磬而絃絃猶
縣也東西兩肆皆有磬鐘鏞建鼓自比而南陳之則西
肆不得多設一器鼓在而肆頌磬之西而特縣之所以
象而方功成禮器云廟堂之下縣鼓在而此其義證也
鄭注絃編磬繩也設鼗於磬面倚于絃也解絃爲編磬
繩失之又明堂位注縣縣之奠虞也鄭不解縣鼓爲鞀
鼓則所謂縣之奠虞者其意指小鼗之屬然縣鼓爲鞀
擊小鼓以應大鼓難於擊應又那箋鞀雖不植貫而搖
之亦植之類大射注鼗如鼓而小有柄小師注鼗如鼓
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後儒說鼗悉依鄭說爾
雅云大鼗謂之麻小者謂之料鼗有大小或鄭所據其
小者歟釋文鞀亦作鼗爾雅釋文鼗本或作鞀同說文
鞀也或作鞀又作鞀籀文作鞀同案今字詩作鞀書
禮爾雅作鞀月令作鞀竝字異義同鞀即承上文縣鼓
而言傳云鞀鞀鼓也者即本那篇爲置我鞀鼓而言也鞀
鼓俗本作小鼓者誤書皋陶謨篇下管鼗鼓合止祝敵
周禮小師掌教鼓鼗祝敵瞽瞍掌播鼗祝敵爾雅釋樂

亦以祝敵。鼗爲節樂之器。故每連而言之。大司樂宗廟之中。路鼓。鼗。詩之田。卽路鼓。則詩之執其路鼗矣。○上文設業。虞編磬在其中矣。此言磬者。謂特磬也。邠依我磬聲。箋云。磬。玉磬也。玉磬。尊故異之。玉磬。見明堂位。及魯語。書謂之鳴球。鄭注云。鳴球。玉磬也。爾雅。大磬謂之鼗。大戴禮。三本篇。縣一磬而尚拊。搏大磬。特縣。所以配鈔鐘者也。書。夏擊明堂位。作搯擊。古說皆以爲祝敵。祝敵。在堂下。則玉磬亦在堂下。可知。鄭注書。玉磬合堂上之樂者。謂玉磬倚于堂廉。與堂上之歌相應。非謂玉磬爲設於堂上也。凡四面。縣東西二。鱗皆南。陳其特磬。當設於北方。白虎通。義禮樂篇云。一說磬在而北方是也。鄉飲酒禮。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此磬亦特磬也。君賜之樂。則大夫有特磬。記曰。磬階閒。縮。鼗北面鼓之。注縮。從也。鼗以東西爲從。是大夫特磬在庭北。笙入在其南。大射儀。無特磬者。碎射位也。諸侯大夫皆有特磬。郊特牲。擊玉磬爲諸侯。潛禮然則唯天子用玉耳。大夫閒歌。特磬以應之。執所以節下管。故此篇及邠皆執磬連文。編磬亦應之。執所以節下管。故此篇及邠皆執磬連文也。○祝爲控。以今名。通古名之。例疑傳文。木字當衍。說文。控。祝樂也。祝樂。木控也。所以止音爲節。許依控從木。

故謂之木控耳祝下樂字亦當衍郭注爾雅云祝如漆
桶方二尺四寸筵一尺八寸中有推柄連底桐之令左
右擊止者其推名風俗通義及廣雅竝云祝方三尺五
寸圍書禮及爾雅皆作敵圍者敵之假借字淮南子叔
眞篇騎蜚廉而從敦圖與敵同郭注爾雅云敵如伏
虎背上有二七鉏錡刻以木長尺搯之祝敵禮記樂
記及荀子樂論作控楊故傳訓圍爲搯也鄭注明堂位
云指擊謂祝敵皆所以節樂者也玉篇手部揆擊祝敵
所以止樂也本亦作憂爾雅所以鼓祝謂之止所以鼓
敵謂之籛李注云擊祝之椎名謂止戛敵之木名謂籛
樂之初擊祝以作之樂之將未戛敵以止之白虎通義
禮樂篇祝敵者終始之聲萬物之所生也陰陽順而復
故曰祝承順天地序迎萬物天下樂之故樂用祝祝始
也敵終也案此皆就祝作敵止爲說風俗通義引禮樂
記用祝止音爲節與說文同而不及敵釋名敵衙也衙
止也所以止樂也鄭注尚書敵狀如伏虎背上刻之所
以鼓之以止樂而又不及祝與謂祝敵皆止樂之器鼓
祝謂之止音爲祝也鼓敵謂之籛籛之爲言禁也說
文敵禁也禁亦止也祝謂之楬楬謂之控控猶控也說
止馬曰控其義也敵謂之楬楬謂之控控猶控也說文
過微止也

讀若桑蟲之竭其義也顧希馮以爲祝敵皆止樂當有
師承矣書云合止祝敵合樂也合樂則祝敵以止之
解之者乃謂合祝止敵遂有始祝終敵之說恐非古義
○既備乃奏箋謂既備爲縣畢已乃奏爲金作是既備
承上文而乃奏起下文也凡奏皆金奏也說文簫參差
管樂象鳳之翼管如篪六孔十二月之音物開地牙故
謂之管通典引蔡氏月令章句云簫編竹有底大者二
十三管小者十六管長則濁短則清以蠟蜜實其底而
增減之則和管者形長尺圍寸有孔無底鄭箋及小師
注皆云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飴餉者所吹也管如篪併
而吹之高注淮南呂覽云管一孔似篪簫今之歌簫案
爾雅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筴大管謂之箛其中謂之
篪小者謂之箛是簫管皆有大小高卑則就其小者言
耳簫管儀禮謂之箛是簫管皆有大小高卑則就其小者言
者言之爲是金鶚云金奏下管樂之大者笙入閒歌樂
之小者故天子諸侯有金奏下管而無閒歌大夫士有
笙入閒歌而無金奏下管此其等差也燕禮有金奏升
歌下管笙入合樂而無閒歌有笙入者諸侯燕大夫故
卽以大夫樂樂之非諸侯之正樂也獨考諸經皆無天
子諸侯用笙閒之說又云堂上所歌皆風雅頌之詩堂

下笙管金奏非詩也案誠齋說天子諸侯有金奏下管而無笙入閒歌明辨哲矣然以爲下管非詩竊非也昭文矣諸侯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見於燕禮記及大射儀天子樂禮既以而魯用天子樂推之其於祀大廟也升歌清廟下管象見於明堂位及祭統新宮象皆詩象卽維清也凡詩爲歌歌者在上下管亦有詩其堂上歌其堂上歌詩堂下以笙和之下管亦有詩其堂上歌詩堂下以管合之故言下管卽以包笙閒二者矣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皆有笙無管大射儀有管無笙唯燕禮記下管新宮笙入三成此記管笙並有與經不合云備舉者言下管之樂盡舉也執競傳云嗶嗶和也振賢傳云客二王之後書皋陶謨篇云祖考來格虞實在位蕭韶九成正與詩義同

潛一章六句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疏)

禮記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此冬薦魚也月令季春薦鮪于寢廟又周禮獻人春獻王鮪夏小正二月祭鮪此春獻鮪也魯語云古者大寒

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畝雷取名魚而嘗之廟
行諸國案冬春之際皆取魚嘗廟正與序義合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傳漆沮岐周之二水也潛參也有

鱣有鮪鰪鰈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疏邢傳云猗歎

違兮韋注云猗歎也猗與猶猗兮也漆沮詳緜篇傳云

岐周之二水者岐周爲文王政治新邦周人於享祀時

薦作爲樂歌遂以漆沮二水發端國雖邑鎬京而禮必

稱岐周孟子梁惠王篇云管者文王之治岐也澤梁無

禁故潛有多魚也潛韓詩作潒禹貢汭潛夏本紀作汭

潒此潛潒潒通之證參釋文所據舊詩傳作參爾雅釋

器參謂之潒李巡孫炎郭璞竝訓積柴作木旁參以米

人云以米投水養魚爲潒舍人本爾雅作米旁參以米

養魚非古義也諸家皆依字偏旁爲說竊謂其字作參

訓爲蓄水養魚不必改作參亦不必訓作投米也說文

網部採積柴水中以聚魚也木部杼以柴木離水也江
賦杼殿爲潒杼潒亦聲之轉淮南子說林篇杼者扣舟
罩者抑之杼者舉之高注風以柴積水中以取魚扣擊
也魚聞擊舟聲藏柴下壅而取之風讀沙參今兗州人

積柴水中捕魚爲臘幽州名之爲涿也武進莊達吉云
臘據爾雅說文當作採案莊說是也淮南子與說文正
合積柴聚魚其字正作採釋文引韓詩云涿魚池亦是
圍聚捕取之義與積柴之說亦未嘗不合說文云涿漬
也涿本字潛假借字採正字參假借字○碩人傳鱣鯉
也鮪鮪也此箋云鱣大鯉也鮪鮪傳亦謂之大魚矣箋云
鱣爲大鯉以別言之四月鱣鮪傳亦謂之大魚矣箋云
鱣白鱣也說文鯨鯨魚也鱣卽鯨之俗爾雅鮪黑鮪郭
注云卽白鯨魚江東呼爲鮪魚麗傳云鱣揚也箋
云鱣鮪也魚麗傳同郭注爾雅云鯉今赤鯉魚也

雝一章十六句

雝禘太祖也

疏

此時禘后稷之樂歌也爾雅云禘大祭也

也禘地於方丘也禘人鬼於宗廟也宗廟之禘有二吉
禘與時禘也吉禘者終王大禘也時禘者四時大禘也
吉禘爲三年喪畢之祭時禘則爲四時宗廟之祭吉禘
有新主時禘則主大祖吉禘在路寢大廟時禘則於大
祖廟吉禘及郊宗石室時禘則止毀廟未毀廟吉禘爲
百王通義時禘則夏殷爲夏禘居四時祭之一周乃改

夏禘爲夏禘又於四時時享之外行三年禘而五年禘
闕宮傳云夏禘則不禘秋禘則不嘗唯天子兼之此卽
時享外有禘又有禘之義也詩言禘有二雖禘大祖也
時禘也長發大禘也吉禘也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此雖曰郊實亦是禘郊祀天地禘祀天地也說者或以
禘爲宗廟之禘而不知有天地之禘則祭法國語禘郊
祖宗之禮廢矣或以禘但爲喪畢之禘而不知有四時
之禘則大宗伯大司樂六享六樂之禮亾矣序云禘大
祖大祖后稷也周以文武爲受命之祖以后稷爲肇封
之祖立后稷爲大祖廟故唯后稷稱大祖周禮大司樂
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注人鬼
則主后稷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
注七者大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大祖后稷然
則鄭亦謂大祖爲后稷矣王制疏云鄭說禘大王王季
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乃與禘相似其文武
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王之廟文王東面穆主
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王之廟武王東面
其昭主皆南面無穆主又祭親廟四其四時之祭惟后
稷文武及親廟四也案據鄭說已極淹貫古者夏立五
廟禹爲大祖故其禘在大祖廟諸侯以始封之君爲大

祖廟同夏制也殷周以契稷始封爲大祖而湯與文武受命之王與大祖並尊廟皆不毀周禮守祧注云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廟又據春秋魯有祫於羣廟之禮遂自圓其說以爲時享及五廟二祫時祫及毀廟四親廟亦各祫於其廟毀主藏於后稷文武三廟中故此三廟皆行祫禮先公遷主於后稷合會先王遷主於文武合會以視祫之皆在大祖廟合會者不同此就文武應毀不毀時言之鄭說可補經義之未備要不可以論周公制禮之初韓詩內傳云祫取毀廟之主皆升會於大祖通典引逸禮云祫于大廟禮毀廟之主升合會而立二尸又云獻昭尸如穆尸又云毀廟之主昭其一牢穆其一牢祝稱孝子孝孫王制疏引逸禮又云祫皆升會于其祖劉歆賈逵鄭眾馬融皆以爲然是諸家或本古制統吉祫時祫而言或舉侯邦雖言祫而實卽祫故說祫者往往不及文武然卽援此可徵周禮制作之遺意此詩本祫后稷之詩也獻昭尸故假哉皇考也獻穆尸故既右烈考也祝辭稱孝子故綏子孝子也詩與逸禮義正脗合特詩不言毀廟爲異焉耳周以后稷配天爲郊祭以后稷主宗廟爲祫祭以文昭武穆未毀廟爲合會以祭其後遂定祫爲五年一

祭此周公制禮也箋云大祖謂文王非也劉昫舊唐書禮儀志引白虎通義文王爲大祖武王爲大宗此爲鄭所本不知祖文宗武爲明堂配天之祭不聞於宗廟稱文爲大祖武爲大宗且文王旣不得與后稷同稱大祖成王時文王尚居親廟豈得於文王廟特禘箋失之矣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

予肆祀傳相助也廣大也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

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后綏我眉壽介以繁祉

傳假嘉也燕安也旣右烈考亦右文母傳烈考武王也

文母大妣也疏思齊傳雝雝和也肅肅敬也相助下也字今補清廟肅雝顯相傳云相助也義

同辟公謂諸侯也天子謂成王也文王傳云穆穆美也漢書劉向傳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

國驩於外故蓋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詩曰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案

劉承上文而言武王非謂武王作此詩也云事其先祚
則爲禘后稷可知又韋玄成傳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
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
所共不易之道也亦引此詩云立廟京師則其爲時禘
宗廟可知三家與毛不異也於讀如字廣大六月同廣
杜猶言大杜周禮充人碩杜則贊碩亦大也楚茨行葦
傳皆云肆陳也○假訓嘉箋云嘉哉皇考席文王也綏
讀以綏後祿之綏綏安也孝子亦席成王也宣哲明哲
也六月嵩高傳有文有武文王有聲傳云燕安也義同昌文王諱
以燕翼子之燕文王有聲傳云燕安也義同昌文王諱
禮記曲禮廟中不諱鄭注云爲有事於高祖則不諱曾
祖以下尊無二也於下則諱上然則此詩有事於后稷
故不爲文主諱是其義也正月傳云繫多也○傳云烈
考武王也者此禘后稷文王爲昭尸武王爲穆尸故詩
人既歌皇考又歌烈考皇考爲文王則烈考爲武王矣
祭法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注云祖宗通言爾孝經
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韋注魯語云稷周始祖
也祖文王而宗武王與孝經異者周公初時亦祖后稷
而宗文王至武王雖承文王之業有伐紂定天下之功
其廟不可毀故先推后稷以配天而後更祖文王而宗

武王也書大傳亦云故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蓋祖
文宗武壇位之祀昭文穆武廟禘之禮也云文母大妣
也者周歷世修德莫如文王歷世有賢妃之助又莫如
文母言文母不言邑姜文不具也春秋僖八年秋七月
禘于大廟用致夫人此諸侯禘致夫人之新主是有父
主必有母主矣文二年穀梁疏麋信引衛次仲云宗廟
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若祭訖則內
於西墜罔中去地一尺六寸右主謂父也左主謂母也
禘記男子祔於王父則配注配謂并祭王母此謂女子
無廟祔於男子合食也祭統鋪筵設詞几爲依神也注
謂之言同也祭者以其妃配亦不特几也此謂男有尸
女無尸同也祭者以其妃配亦不特几也此謂男有尸
述聞云傳以文母爲大妣者以上文皇考是文王則文
母當爲大妣非謂因文王而稱文母也列女傳母儀傳
大妣仁而明道思媚大姜大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大
妣號曰文母然則文母之稱專美大妣之文德明矣漢
書元后傳大皇太后當爲新室文母大皇太后後漢書
鄧騭傳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爲漢文母何敞傳伏
惟皇太后秉文母之操皆本周頌爲義漢書杜鄴傳雖
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顏師古注曰文母文王之妃大

妣也劉奉世胡三省則皆以爲文王之母大任其意蓋謂文王之妃當稱文后不當稱文母故改爲大任以成文母二字之義不知文母爲文德之母不因文王而稱之也案王說是也杜鄰傳所云雖文母之德必繫於子正本此詩先武王後大妣之義

載見一章十四句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疏成王之世武王廟爲禰廟武王主嚳畢入禰廟

而諸侯於是乎始見之此其樂歌也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傳載始也龍旂陽陽和鈴央央

革有鶴休有烈光傳龍旂陽陽言有文章也和在軾前

鈴在旂上鞞革有鶴言有法度也率見昭考以孝以享

傳昭考武王也享獻也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祐

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疏

爾雅哉始也古載哉聲通辟君

君王謂成王也墨子尙同中篇云周頌道之曰載來見彼王聿求厥章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以春秋來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嚴教退而治國政之所加莫敢不賓當此之時本無有敢紛天子之教者墨子釋詩章讀舊章此古說也曰聿字通○龍旂交龍爲旂也陽陽龍旂兒故傳云言有文章也隱五年左傳昭文章杜注云車服旂旗是矣和在軾前鈴之在軾前者也詳蓼蕭篇爾雅釋天有鈴曰旂李注云以鈴著旂端桓二年左傳鈴昭其聲也杜注云鈴在旂動有鳴聲說文云旂旗有衆鈴以令衆也鈴令丁也案交龍旂有九鈴著旂端旂有衆鈴也令丁爲鈴動有鳴聲也郭璞謂縣鈴於竿頭則與古說乖矣詩上句言龍旂下句言鈴傳云鈴在旂上則鈴在龍旂之上與凡稱旂爲旂旗總名者不同故庭燎采叔泮水等篇皆云言觀其旂但辨旂之色不及旂之聲與此有別中央狀和鈴之聲與訓鮮明者不同呂覽古樂篇其音英英高注云英英和盛之貌與此中央同肇當作筌蓼蕭傳云筌革轡首坐也釋文鶴本又作鎗正義本亦作鎗說文玉篇引詩皆作鎗竝同言

有法度簡考傳云言能治眾動於近成於遠也烈文傳云烈光也○思文傳率用也序言諸侯始見乎武王廟故傳知昭考爲武王享獻天係我將同永長言我也思詞也皇天也義竝見文王篇言我武王長係天命天子以多福也思皇多祐與思皇多士句法相同碎公謂諸侯也傳釋文作卑緝熙光明也純嘏皆大也

有客一章十二句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疏箋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

而見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

傳殷尚白也亦亦周也有妻有且

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

傳妻且敬慎貌一宿曰宿再宿曰信欲繫其馬而留之薄

言追之左右綬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傳淫大威則夷

易也疏

傳云殷尚白也者檀弓殷人尚白戎事乘輪鄭注云翰白色馬也引易曰白馬翰如是殷馬用

白也云亦亦周也者僖二十四年左傳皇武子曰采先

代之後也於周爲客案傳中周字卽用左傳於周爲客

之義故經亦白二字傳乃先釋白後釋亦上承有客句

下起萋且句言微子亦於周廟助祭耳白虎通義王者

不臣篇不臣二王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詩

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子朝周也魯詩亦謂客爲

微子與毛詩序傳合獨斷亦同○萋且猶踧踏雙聲連

緜字傳云敬慎此卽助祭禠將之事萋云其來威儀萋

萋且且盡心力於其事是也敦琢猶雕琢旅眾也眾者

此卽臣工篇之臣工係介也箋云選擇眾臣卿大夫之

賢者與之朝王言敦琢者以賢美之故玉言之亦是其

人如玉之義也莊三年左傳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

過信爲次案一宿爲舍卽一宿曰宿也九戩傳亦云再

宿曰信爾雅有客宿宿言再宿也有客信信言四宿也

郭注云再宿爲信重言之則知四宿白駒傳繫絆也繫

爲絆馬之索授之繫卽授之索也因之以索絆馬亦爲

其繫繫其馬卽絆其馬也繫馬所以留客故傳云欲繫

其馬而留之也○薄言皆語詞箋云追送也旣猶終也

淫大爾雅釋詁文淫從坐聲坐從王聲故詁訓王任淫
三字並有大義威則釋言文威從成聲威與則雙聲廣
雅釋言威德也威與德亦雙聲則德義相近箋云既有
大則謂用殷正朔行其禮樂如天子此申傳訓也夷易
節南山
天作同

武一章七句

武奏大武也

疏

詩以武命篇序云大武猶大夏大濩耳

樂舞箋云大武周公作樂所為舞也後箋云箋言周公
所作即此武詩又言所為舞者以周頌惟維清及此序
言奏是既歌此時已象文王之伐而為舞周公乃為歌詩
制則似武王時已象文王之伐而為舞周公乃為歌詩
作樂而奏之於廟大武則似樂歌樂舞皆成王時周公
所作獨斷謂大武周武所定蓋本左傳武王克商作武
之語而國語引此以為周文公之頌且經云於皇武王
云耆定爾功必非武王時所作意此亦同維清其舞作
於武王時詩則周公所定至
此乃合詩與舞而奏之與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傳烈業也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

武受之勝殷遏劉耆爾定功傳武迹劉殺耆致也疏於

詞皇美也執競篇執競武王無競維烈傳亦云烈業也

武王之業莫彊乎伐商誅紂宣十二年左傳云武曰無

競維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撫弱者昧卽是伐商

誅紂之事○嗣武猶言繼序續緒耳武訓迹迹者道也

言武王繼文王之道而卒其伐功也下武篇昭茲來許

繩其祖武彼言武王繩祖之武此言武王嗣文之武文

義同故傳訓亦同劉毅爾雅釋詁文王引之書述聞云

咸者滅絕之名說文曰俄絕也讀若咸聲同而義亦相

近故君爽曰誕將天威咸劉厥敵咸劉皆滅也猶言遏

劉虔劉也逸周書世俘篇及漢書律曆志引武成篇竝

云咸劉商王紂與此同案王說是也詩之遏劉卽書之

咸劉皆合二字一義長發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

烈則莫我敢曷傳曷害也遏與曷通則此遏字亦當訓

爲害下句耆字卽承遏劉爲說詩言伐商誅紂箋乃本

止戈爲武之義解遏劉爲止殺夾在中閒於上下文義

不貫矣爾雅底致也郭注云見詩傳耆底聲義相同左

傳洵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杜注云耆致也案
經耆字卽是耆昧之耆釋文引韓詩云耆惡也言武王
惡紂而誅伐之與毛訓異意同箋耆老也義異○左傳
云楚子曰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
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左以此
篇爲武之卒章賚爲武之三章桓爲武之六章賚桓皆
紀武王用武事也杜注云此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
不同蓋楚樂歌之次第後箋云杜謂楚樂歌次第亦未
必然楚子明言克商作頌自必用當時周頌之次其與
後世不同不必推及未刪定以前卽如左正義引沈氏
難云今頌篇次桓第八賚第九而周頌譜疏所次則桓
在二十九賚在三十是六朝篇次又與鄭譜不同況未
經秦火時乎所謂可與
猶論難與精悉者也

卷二十七終